

黄侃◎著

「文心雕龙札记」

老北大讲义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重访老北大·敬聆大师言

时代文艺出版社

黄侃◎著

文心雕龙札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老
北
大



www.srhuaibin.com

北京同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图书馆

146千字 1.16米

14.00元

13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札记/黄 侃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4
(老北大讲义)

ISBN 978-7-5387-2559-9

I. 文... II. 黄... III. 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505 号

文心雕龙札记

作 者	黄 侃 著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陈 琛
特约编辑	秦千里 苗欣宇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726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46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老北大讲义》出版说明

自 1898 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对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

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

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编 者

2009年3月

关于本书与作者

黄侃(1886~1935),字季刚,为章太炎门下大弟子,一代国学大师,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在段玉裁十七部和章氏古音二十三部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之说,并得到广泛认可,人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即使他的老师章太炎都说他,“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

黄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古怪性格,人们将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三个著名的“疯子”,其共同点是学问大、脾气怪。黄侃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几乎“骂”遍了所有教授,就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甚至有次与另一位学者、章太炎的师兄弟陈汉章“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用性命相搏。但即使这样的坏脾气,有一个人是他始终以礼相待的,那就是刘师培,有人问其缘故,他说,因为刘师培与章太炎交情很深。

在课堂上,他的古怪更是表露无余。1919年,胡适归国后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而黄侃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而有很多时候,他的古怪确实也很可爱,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虽然性格古怪,但黄侃作为国学大师,其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的精神确实为人称道。他对于四史、群经义疏及小学基本著作都研读达十几遍、几十遍,主张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反对实用主义的“知其大概”的

读书方法,认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他每次读书,一定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读书,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晚年临终前,他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

对于学生,他也是这样要求。我国现代训诂学的泰斗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黄侃一字不讲,先让他给《说文解字》点标点,点了三本之后,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后来,陆宗达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本书是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凡 50 篇,而黄侃就其中 31 篇,依刘著篇目次第写成札记,或注或议,对这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著作了细致入微的深入剖析。一般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即是以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最终写成《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的。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都是“龙学”名著,但二者实际上存在着渊源关系,范文澜确实受到了黄侃的多方面影响,不但继承了他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还沿用了《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

❀ 题辞及略例 ❀

论文之书，鲜有专著。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侪。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虽所引之文，今或亡佚，而三隅之反，政在达材。自唐而下，文人踵多，论文者至有标隼门法，自成部区，然纠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腭；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今为讲说计，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之诠释；引申触类，既任学者之自为，曲畅旁推，亦缘版业而散见。如谓刘氏去今已远，不足诵说，则如刘子玄《史通》以后，亦罕嗣音，论史法者，未闻度阁其作；故知滞于迹者，无向而不滞，通于理者，靡适而不通。自愧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旁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以免戾为贤。若夫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是在吾党之有志者矣。

《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

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兹悉取以入录。

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

《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惟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迳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矚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



目 录

原道第一	1
征圣第二	7
宗经第三	11
正纬第四	15
辨骚第五	19
明诗第六	23
乐府第七	29
诠赋第八	47
颂赞第九	57
议对第二十四	61
书记第二十五	67
神思第二十六	75
体性第二十七	79
风骨第二十八	83
通变第二十九	87
定势第三十	91
情采第三十一	95
熔裁第三十二	97
声律第三十三	101
章句第三十四	109
丽辞第三十五	135
比兴第三十六	143

夸饰第三十七	147
事类第三十八	155
练字第三十九	159
隐秀第四十	163
指瑕第四十一	167
养气第四十二	171
附会第四十三	173
总术第四十四	177
序志第五十	185
附录：物色第四十六	189



原道第二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原道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此则道者，犹佛说之“如”，其运无乎不在，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孰非道之所寄乎？《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道，公相。理，私相。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稟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理。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夫堪舆之内，号物之数曰万，其条理纷纭，人鬢蚕丝，犹将不足仿佛，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谰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脗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探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寡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至不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斯则矫枉之过，而非通方之谈，后来君子，庶无瞽焉。

俯察含章 《易·上经·坤六三爻辞》：含章可贞。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是以美释章。

草木黄华 《易·释文》引傅氏云：黄，古斑字，文章皃。王肃符文反。此类隔切，音如虎贲之贲。云：有文饰黄白皃。

和若球铤 《书·皋陶谟》曰：戛击鸣球。球，玉磬也。铤，《说文》曰：钟声。《广韵》作铤，云大钟，户官切。

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

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生，其雕琢过甚者，则浸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语。

肇自太极 《易·系辞上》韩注曰：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据韩义，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而众理之归，言思俱断，亦曰太极，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

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仪征阮君因以推行为《文言说》，而本师章氏非之。今并陈二说于后。决之以己意。

文言说《肇经室三集》二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原注：《说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案此语误。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谨案：音韵与言语并兴，而文字尚在其后。《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案陈伯弢先生谓：训即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之道，讽诵言语之道，又即道盛德至善之道，此义真精确无伦。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亦须润色修饰，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而仲尼亦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辞之意，冀达意外之言。原注：《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案此语亦稍误。言语有修饰，文章亦有修饰，而皆称之文。言曰文，其修饰者，虽言亦文；其不修饰者，虽名曰文，而实非文也。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大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案此数言诚为

精谛。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原注：《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黑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案此论又信矣。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之曰文，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太长，兹节录二文于下：并见《鞏经室三集》二。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案此言亦微误，经、史、子亦有文有质，其文者安得不谓之文哉？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为文，于古有征乎？曰：事当求其始，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史也，子也。案此语亦未谛。韵语不必著简策，又经史皆有文，《尚书·尧典》偶语甚多，《诗》三百篇全为文事，《老子》亦用韵用偶。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案不如用庄、陆之说为正，取于文饰以为文言，非文言以前竟无文饰。《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古人言贵有文。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语又不误。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诘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沈思翰藻而后可也。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案此语最为分明，骈体之革为古文，以此致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

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案以此评八家，攻之反以誉之矣。求其合于昭明所谓文者鲜矣。案以下有数语略之。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则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案已下有数行删去。

与友人论古文书

夫势穷者必变，案此上有数行删去。情弊者务新，文家矫厉，每求相胜，其间转变，实在昌黎。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案此语亦有疵，文起八代之衰，乃后人以誉昌黎者，昌黎未尝以此自任也。天监以还，文渐浮诡，昌黎所革，只此而已。阮云矫《文选》之流弊，与文起八代之衰，皆非知言。案以下尚有数行略去。

案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篇。以为《文选》乃袁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摘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特雕饰逾甚，则质日以漓，浅露是崇，则文失其本。又况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既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尽奇偶之变而不滞，复古以定则，裕学以立言，文章之宗，其在此乎？

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 《汉书·五行志》曰：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曰：初一日五行以下，凡此六十五

字，皆《雒书》本文。彦和云：《洛书》摠乎九畴。正同此说。纪氏谓彦和用《洛书》配九宫，说同于卢辩，是又不详考之言。

唐虞文章 案彦和以“元首载歌”“益稷陈谟”属之文章，则文章不用礼文之广谊。

业峻鸿绩 案业绩同训功，峻鸿皆训大，此句位字，殊违常轨。

制诗缉颂 李详云：案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云：制字作制。缘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据此则制即制字，既不可依《说文》训制为齐，亦不必辨制制相似之讹。谨按：李说是也。

观天文以极变 《易·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发挥事业 《周易·乾》音义曰：发挥，音辉，本亦作辉，义取光辉也。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物理无穷，非言不显，非文不传，故所传之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纪氏又傅会载道之言，殊为未谛。

道心惟微 此荀子引道经之言，而梅賾伪古文采以入《大禹谟》，其辩详见太原阎君《尚书古文疏证》。